

重庆旧闻录1937-1945

杨耀健 编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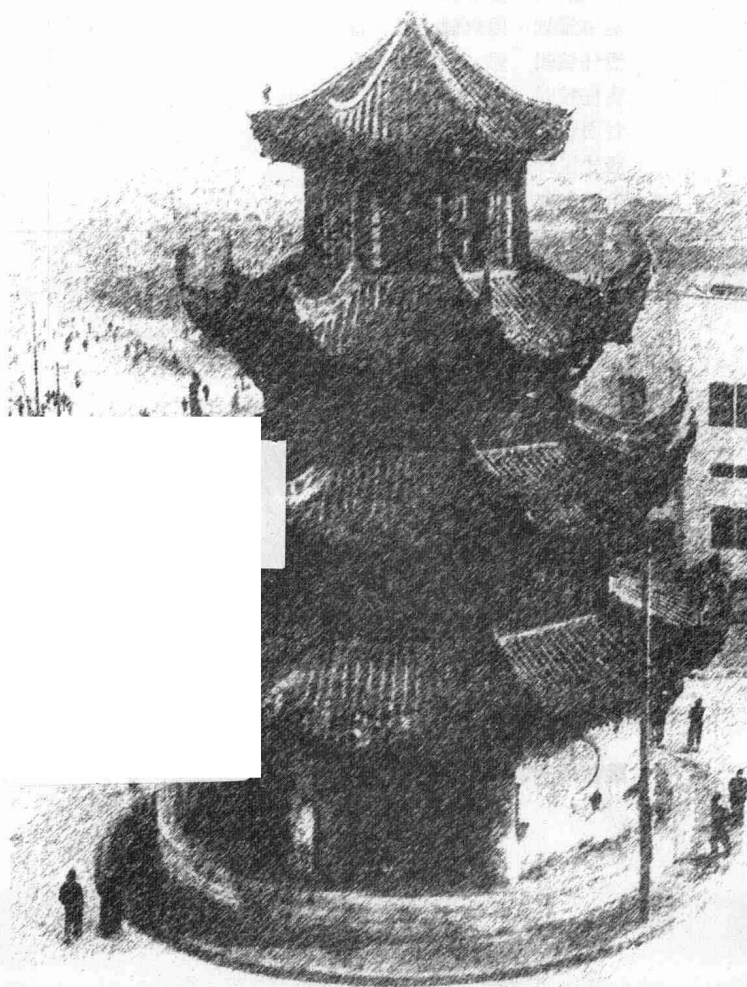
商界集萃

万商云集老码头，上下一片繁忙，经商不忘救国！国难共赴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实业救国，实业兴邦。在商里为利，利国、利民，上下一心责无旁贷！

商界集萃

杨耀健 编著

重庆旧闻录 1937—1945



F727.719
Y1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界集萃 / 杨耀健编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.12

(重庆旧闻录: 1937~1945 / 蓝锡麟主编)

ISBN 7-5366-8267-0

I. 商... II. 杨... III. 商业史 - 史料 - 重庆市 - 1937~1945

IV. F7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7601 号

商界集萃

SHANGJIE JICUI

丛书主编: 邵康庆 蓝锡麟

杨耀健 编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丛书策划: 周永健 郭 宜

责任编辑: 郭 宜 杨 帆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封面设计: 郭 宜 肖敬尧

版式设计: 郭 宜 吴芝宇

电脑制作: 陈 磊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1.25 字数: 164 千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 000 册

定价: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一片人光。天空传来低沉的引擎声，而且

越来越近。突然，像秃鹰捕食似地，式轰炸机

从云层中冲出来，一串串重磅炸弹，宜昌城头

浓烟滚滚。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是

一个灾难性的时刻。武汉已经

叛变事件层出不穷，妥协和平的言论甚嚣尘上，

看。在战壕里，满身泥荒失措的情绪四处弥

都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：秋雨一停，的中国士兵

样扑向筋疲力尽的猎物。力放出来，像疯狗



总序

往事岂能尽如烟

——重庆旧闻录 1937—1945

WSQNJRY

□蓝锡麟



《溯游抗战重庆丛书》出版发行后，不少人对其中所披露的，以往鲜为人知的人物、事件颇感兴趣，建议拓宽层面，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一些。重庆出版集团与之心气相通，于是，催生了这套《重庆旧闻录 1937—1945》。

所谓旧闻，是与新闻相对而言。按照现代传播学解释，举凡新闻，都是最近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。由此推远开去，旧闻就不是泛指一切口耳纸笔传衍之闻，而是以往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。

这套丛书选择的以往，特指抗日战争时期，但前伸后续的时段也未限制得太死。正如《溯游抗战重庆丛书》业已提到的，从1937年11月20日到1946年5月5日，“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，迄今仍是唯一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”，同时也是抗战中国的经济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军事指挥中心和外交活动中心，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平台，并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区的指挥部所在地。当时的重庆，与苏联的莫斯科、英国的伦敦、美国的华盛顿并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四大名都，创造出了震烁当世、彪炳千秋的抗战名都文化，有传播价值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，经过岁月磨洗就变成了旧闻。那套丛书收录的无疑都属于旧闻，这套丛书取名《重庆旧闻录 1937—1945》，可以视作它的续编。

不过，二者也有区别。那套丛书尽管涉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文学界、电影界和市井生活，但主要的切入层面在于国共两党，以及美国和日本两股力量，相关事实要么已纳入史籍，要么也在大貌上不时为人所关注。而这套丛书，

尽管也涉及到了那一时期的政界、军界，却将主要的注意视向转移到了多年以来较少被人所扫描的工商界、教育界、新闻界、美术界、戏曲界、帮会组织和“下江人”群体，乃至抗战重庆报刊上的“笑林”和“百闻”，而且切入角度多在个例述闻的谱系，一般不会不加概括地纳入历史。若与古代书籍作比较，其中有的近似于《大唐新语》，有的近似于稗官野史，有的还可以收入笑闻广记。一概归之为旧闻，只依据一条共性，就是都有事实根基，都具传播价值，决非胡编乱造。

人们常说往事如烟。那是因为，往事从来有大小之别，重轻之分，任何同时代人都不可能无论大小重轻一应亲历亲知，亲历亲知者也不一定都能认知，都能记住，逝去时间一久大家都淡漠了，后来人自然更难想象了。然而，并不是未入史籍的事，全都不值得记忆传衍。抗日战争及其稍前略后时期的重庆，既然确已产生出抗战名都文化，那么，这一文化的丰赡涵蕴，就决不是概括性的任何史籍能穷尽的。好比史籍可以壮长江绘三峡，未必顾及得到海棠溪或南温泉一样，海棠溪和南温泉势必需要另外的描述加以传播。《重庆旧闻录 1937-1945》正是做了这种事。虽然其间述及的往事，并非全都壮怀激烈，业已汇入那段历史的时代主潮，甚至还有一些史实与主潮相背离，但历史就是那样错综复杂，那样丰富多彩，那样变化多端，少了哪一个层面都不完整。因此，不让如斯往事尽都如烟消逝，对今人，对后人，起码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价值。

我应约主编《重庆旧闻录 1937-1945》，文稿次第都读过了。我要负责任地说，全套丛书这么多分册，所有编撰者在价值取向上都是相通的，撰文和选图全都据事取材，奉实立言，力求做到一要诚信，二要可读，三要值得收藏。但各人经历不尽相同，判断亦有差异，因而同一人事见之于不同分册，详略分寸并不全一样。好在旧闻以事实为重，庞观在字，微观在握，读者尽可以重事轻译，自作取舍。

2005年12月21日于重庆淡水轩



目录 MULU

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 1937—1945

2



川江之星

14



红色老虎闯世界

32



爱国实业家胡子昂

46



“火柴大王”刘鸿生

58



“铅笔大王”吴羹梅

62



“机器之友”胡厥文

刻
心
武
汉
的
秋
天
已
经
失
守
了
妥
协
和
谈
的
言



72

“味精大王” 吴蕴初



78

“化工先导” 范旭东



88

大后方的荣氏企业



94

包玉刚 “借鸡孵蛋”



99

能源专家孙越崎



102

“冠生园” 异军突起



112

李岳阳与“凯歌归” 餐厅



117

赵春咏与“永新皂”



121

金融巨子康心如



129

胡仲实与中国兴业公司



132

“林汤圆” 其人其事

刻
心
武
汉
已
经
失
守
，
妥
协
和
解
的
言



135

陪都市招谈



1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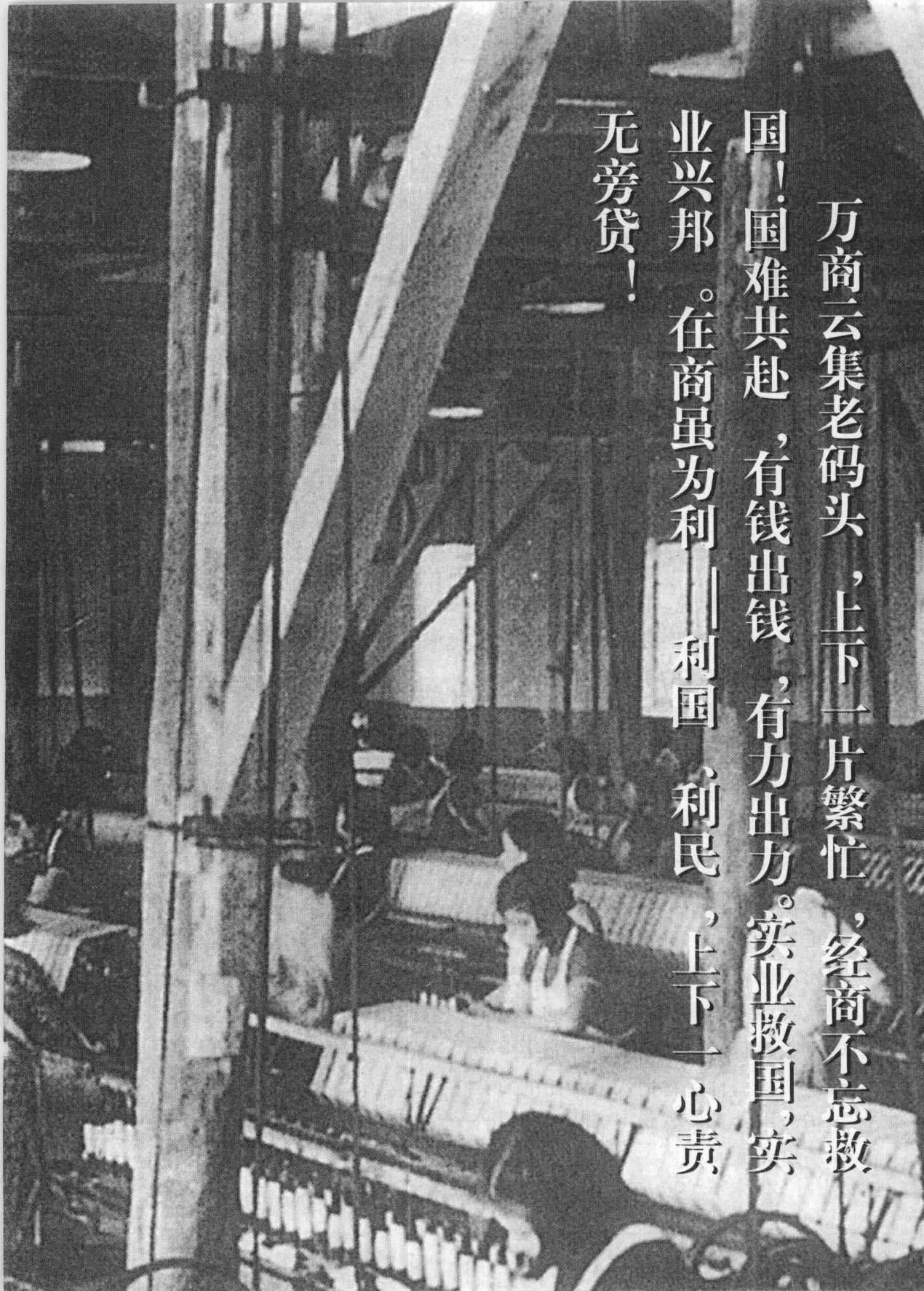
抗战餐饮轶闻



157

水流沙坝旧市场

后记 169



万商云集老码头，上下一片繁忙，
国！国难共赴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
业兴邦。在商虽为利——利国、利民，
无旁贷！上下一心责



川江之星

CJZX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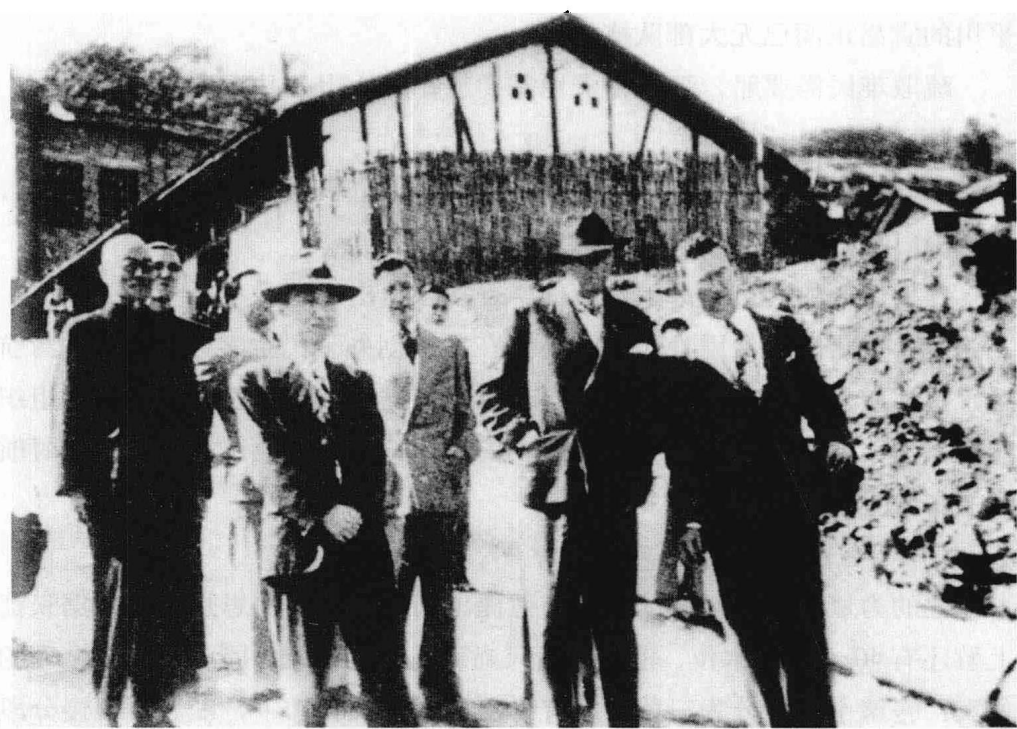
二

从早到晚，日军的炮击都没有间断过，地平线上一片火光。天空传来低沉的引擎声，而且越来越近。突然间，几十架日军96式轰炸机从云层中钻出来，像秃鹰捕食似地朝下俯冲，扔下一串串重磅炸弹，宜昌城头浓烟滚滚。

1938年的秋天是个灾难性的时刻。武汉已经失守，妥协和谈的言论甚嚣尘上，丑闻和叛变事件层出不穷，惊慌失措的情绪四处弥漫着。在战壕里，满身泥泞的中国士兵都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：秋雨一停，日军将把八个师团的主力放出来，像疯狗一样扑向筋疲力尽的猎物。



民生公司创始人、总经理、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



卢作孚先生陪同加拿大客人参观民生公司

国际上还没有动静，西方列强隔岸观火，绥靖主义正被英、法首脑奉为经典，美国方面也认为暂时没有理由卷入战争。

谁也靠不住，中国的抗战靠自己。

要把这场艰苦的战争打下去，兵工器材是本钱。眼下，从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陆续拆迁到宜昌的各种器材、设备超过10万吨，堆放在沿江两岸的码头。这批物资极为重要，全是赖以维持抗战的精华，一旦沦入敌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长江的枯水期即将到来，届时吃水较深的船只将无法行驶，情况万分危急！

30000多难民涌进宜昌，并将惊惶带给当地的居民。人人都想离开这座危城，争相挤进每一艘离港的客轮和货轮，他们不顾一切地冲上跳板，好像每条船都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后一条船了。

前方发到军运指挥部的电报互相矛盾，内容也不完整，直到11月初，可怕的形势才得到完全证实：第五战区、第九战区的部队正在西撤，一马





平川的宜昌正面已无大部队掩护。

疏散难民需要船，疏散物资也需要船，码头上一片混乱。

“卢次长到！”

随着卫兵的通报声，一个瘦削的中年人走进军运指挥部。他叫卢作孚，刚从战时首都重庆飞来。

焦头烂额的官员们都围着卢作孚，指望他出主意。

卢作孚是四川合川县人，1926年在重庆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，主营航运，抗战前已拥有上百艘轮船，当时担任着交通部的次长。由于他的组织能力，由于他的果断，加上他前些年搞航运的实绩，他已成为中国战时航运的主心骨。

卢作孚主持了紧急会议。

他的力量在于不断开动脑筋，他提出问题，他激发思想。他依据长江上游还有40天是中水位，较大的船只尚可航行的情况，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：将整个航程分为三段，所有物资运进三峡就卸下，以后再慢慢分段运往重庆。

“局势并不悲观，”他说，“只要我们调度得当，人和器材都能撤出去。”

他的镇定，驱散了众人心头的阴霾。

仅仅过了一天，20多条船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急抢运。

入夜，雨已经停了，瑟瑟的冷风把尘土和垃圾吹得满街都是。无数辆带篷的军车，摇摇晃晃地驶向港口，卸下更多的人员和装备，等着上船。蓝白色的探照灯光，在夜空中缓缓移动。

卢作孚从车上下下来站了片刻，让瞳孔来适应这夜色，不多久，他便能看见黑暗中在附近跑来跑去的人。日军



卢作孚先生



的夜航机蚊虫似地哼哼着，到处散布着死亡的气氛。

“卢次长，您最好隐蔽一下。”有人劝说。

他对这个忠告置若罔闻，迈着大步在沙滩上走着。或许，那人的劝阻是可以接受的，或许，他真该隐蔽一下。但今夜不能，现在不能，当神圣的抗战要求每个炎黄子孙为之献身的紧要关头，他绝不能躲到地洞里去。

库房后面，堆积木材的地方着了火，就像点着了一堆巨大的篝火。在明亮火光的映衬下，许多小小的黑色人影在忙乱地跑动，老远就能听到木材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。码成小山似的兵工器材和武器弹药，一会儿从黑暗中清晰地显露出来，一会儿又完全隐没在黑暗中。

“赶紧派人去灭火！”卢作孚低声吩咐道，“不然会暴露目标。”

他走到长江边停下来，离趸船很近，他要在那里进行现场指挥。他原本可以不来的，上边也不会要求一位次长冒着危险来当调度主任。可是他放心不下，每一吨积压的物资都是他的心头肉。

前方急需枪支和弹药，只要让这批宝贵的物资保存下来，便可以为民族复兴增添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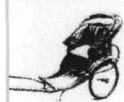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到来，对在场的工友是一种无形的鼓舞和鞭策。于是，劳动的号子更加响亮。

塔式起重机展开吊臂，犹如大象伸出的长鼻子，抓起一台机床悠悠晃晃地提升到半空去。那长条形的包装箱沉得直往下坠，但就在它落地之前，工友们麻利地抓住了铁链，把它塞进敞开的大肚子货舱里去。较轻的器材被工友们扛在肩上，一步步走上跳板，把跳板压得吱吱响。

探照灯荡开浓云，高射炮在急速地发射，日军的轰炸机在夜空中窜来窜去。炸弹激起冲天的水柱，趸船旁躺着死伤的工友，中弹的驳船不断下沉，但那些活着的人却视而不见，照样前赴后继地抢运着物资。

这是一幅悲壮的动人心弦的图画，中华儿女的热血在这里沸腾着，服从救亡图存的铁一般的法则，仅仅为了前方的战斗多坚持一天，便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、智慧、鲜血乃至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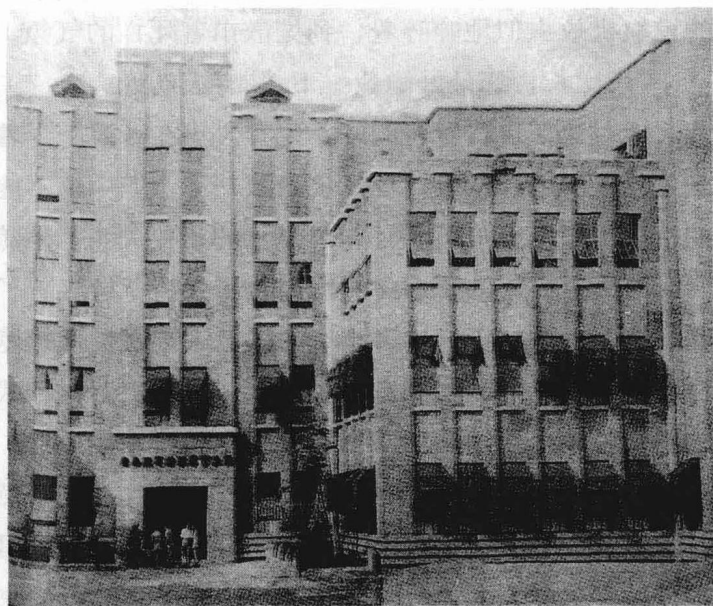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撤退，史称“中国的敦刻尔克”。其实，盟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，只不过运走了32万部队。而中国的宜昌大撤退，却



运走器材 10 万吨、设备 10 万吨，外加 3 万难民，远远超过敦刻尔克。

一连 40 个日日夜夜，卢作孚都呆在宜昌，没有挪动半步。

他事必躬亲，从制定装船计划到装箱打包，他都要去过问。他半夜三更还向秘书口授电



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总公司

文，了解船只到了什么地方。他不停地讲话，以至于连他的嗓音也变得有些嘶哑。

人们发现，他的身体有点垮了。他表情疲惫，面孔干瘪，额上布满未老先衰的皱纹。有好几个夜晚，他破例在深夜 2 点前不得不上床，好将病疼的身子骨搁一搁。

离开重庆前，他曾到医院去作过一次体检，大夫坦率地警告他，他的好几个器官有明显的病变。大夫要他多休息，注意保养，而这一点，他知道今年是根本办不到的了。

40 天后，长江进入了枯水期，紧急抢运已如期完成。宜昌成为一座空城，在冷冷地等待着日军的大头皮鞋踏上来。

初冬时节，当最后一艘满载的客货轮驶离宜昌港的时候，卢作孚才抱病离开这里。

飞机掠过三峡，他透过舷窗往下鸟瞰，他的船队都麇集在峡口，开始第二段运输。一旦这些物资运抵重庆，众多家兵工厂就可以开工，源源生产出来的弹药，就会在各个战区给日寇以猛烈的打击。

他安详地合上眼皮，向后仰靠在座椅上。

1949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，卢作孚一点儿睡意也没有。这次出门非同一般，他的毕生事业，他的规划远景，他所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，总数达100多艘轮船，8000多名职工的命运，都系之于他一身。何去何从，全靠他的决断。

人民解放军的迅猛攻势，给国民党政权带来了败局已定的最后结论，川湘、川黔公路均被截断，重庆的解放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。随着长江沿岸重要城镇的易手，航运业来自长江和沿海的货源也已枯竭，生意十分萧条。民生轮船公司的航线，先是退缩到三峡以内，接着又退缩到重庆一隅。

国民党海军的船只、招商局和交通部的船只，拼命把数十万即将陷入灭顶之灾的国民党军撤退到重庆来。城里散布着无数小道消息：李宗仁已辞去“代总统”职务，蒋介石要复出收拾残局，在大西南与解放军决一死战。

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宣传川东防线“固若金汤”，另一方面作着善后安排，命令上层知名人士必须疏散，或去台湾，或去香港。

国民党当局点名指出：卢作孚应当第一批离开重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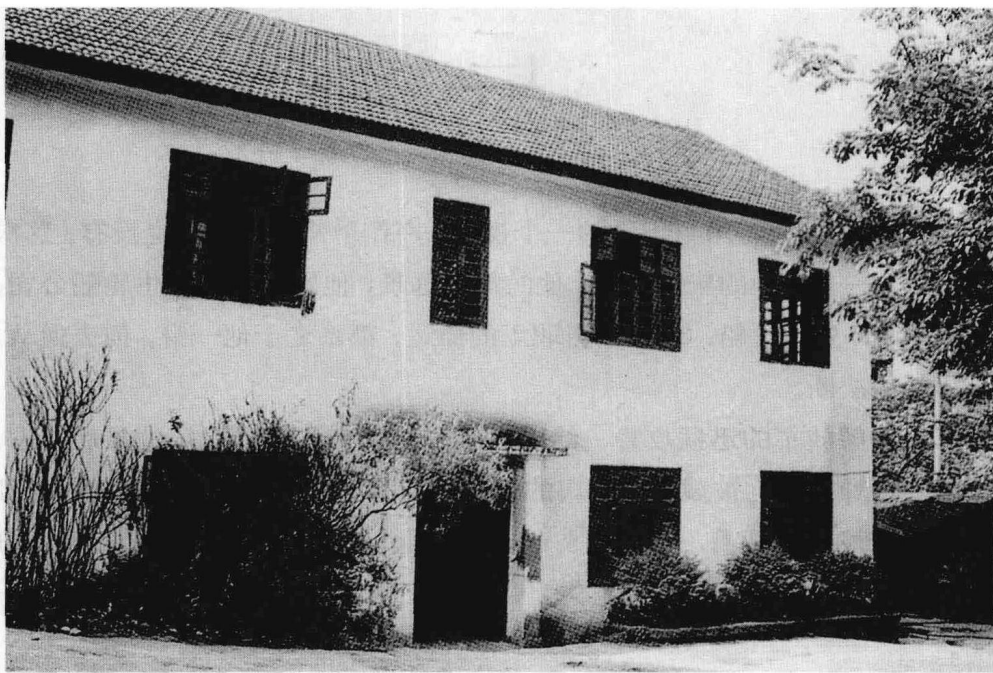
命令就是王法，不走也得走，否则就有“私通共军”的嫌疑。

然而卢作孚不愿离开这里，不愿离开这生他养育他的故土。那篱边的雏菊，那空阶的落叶，那唱晚的渔舟，那无人的野渡，强烈地激起他的乡愁，难舍难分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在内心里已作出抉择，他要留在祖国大陆，为了它的繁荣富强。

他深情地望着墙上的大地图，那上面绘着条条红线，饱含着他的心血。湍急的岷江、温柔的嘉陵江、壮阔的长江，都曾行驶过公司的轮船。日本、马来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，民生公司的海轮也可直达。曾几何时，他





——这栋楼房位于重庆红岩村大门附近，是民生公司在抗战时期建的宿舍。1942年春，卢作孚先生一家七口搬进这栋房屋楼上朝东的四间房子，居住面积约40平方米。在这里，卢作孚先生写下了《一庄惨淡经营的事业——民生实业公司》。

跨越了无数险滩激流，建立起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航运系统，使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也不得不为之侧目。

走是要走的，但走是为了归来。

当务之急，要把被国民党军掳到定海的六艘轮船弄到香港去，到了那里，离已经被解放的广州可就近了。他必须作点表面文章，否则这些船就回不了大陆。

他摁响桌上的电铃，并对闻声而来的秘书吩咐道：“请替我准备一下要带到香港去的文件和资料。”

他去了香港。他这样做是对的。国民党军再也没有借口扣押民生公司的船只，那六条船除一艘失事外，其余的都安然回到大陆。

1950年6月10日，在九龙的卢作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在厚重的窗帘后面，灯光彻夜未熄。桌上摆着一堆褐色的大信封，里面装的是大陆的过期报纸和杂志，但对于他了解祖国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，尤其是在他将